

敲鐘的人



何瓊崖 張漢文作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715.11
78



書號(寧)0378

敲 鐘 的 人

作 者	何 瓊 崖 張 漢 文
出 版 者	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南 京 湖 南 路 七 號
發 行 者	新 華 書 店 江 蘇 分 店 南 京 中 山 東 路 八 十 六 號
印 刷 者	江 蘇 新 華 印 刷 廠 南 京 百 子 亭 三 十 六 號

0001—5,000 一九五四年六月南京初版

定價:1,200元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001號

目 錄

在冰雪封河的日子裏·····	何瓊崖(一)
老俞和小李·····	何瓊崖(八)
任素梅·····	何瓊崖(二六)
王其春的故事·····	何瓊崖(三)
拿糧·····	何瓊崖(二六)
敲鐘的人·····	何瓊崖(三〇)
奪槍·····	張漢文(三四)

在冰雪封河的日子裏

何瓊崖

一九四七年冬季，連續下了幾天雪，氣候變得很冷，河裏的水都凍起來了。天空沒有飛鳥，路上很少行人，由國民黨匪幫製造出來的戰爭氣氛，瀰漫了整個的蘇北平原。

周森林同志從團部接受了一項緊要任務，在狂風大雪中跑了三十多里路，天已漸漸黑下來了。一陣風雪刮過之後，忽然聽見後面隱隱傳來馬蹄聲。他回頭一望，只見遠處有一長條黑影在移動。

「部隊？」他呆了一下，把手按了按突出的腹部，又放開脚步走了。

路上的雪已經很深；天上的雪還像鵝毛一般的在撒着。周森林踩着半尺多深的積雪，一步一步向前跨着，因為腹部藏着二百兩黃金，所以越走越覺得沉重。他越想走快，脚越是提不起來。

周森林牢牢地記着接受任務時方團長交代的那幾句話：「目前形勢是很緊張的，敵人正向我們這邊騷擾……周森林同志，你路熟人情熟，一定要把這二百兩黃金送到師部去。這是人民的財產呀。……」

他也清楚的記得他是這樣向方團長保證的：「我一定能完成這個任務！」

「對，我一定要很好完成這個任務，決不能害怕困難！」他這樣想着，就加快了腳步，向前邁進。

轉了個彎，後面馬蹄聲更響了；鐵器碰鐵器的聲音，一陣一陣的傳到耳朵裏來。他借着雪光回頭向後面一看，發覺走過來的一隊人穿的是黃色制服。

「是敵人！」他更加加快了腳步。

可是，這裏是一片開闊地，沒有村莊，也沒有樹林，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使他隱藏起來。再過去就是一條大河，河上有一座小橋，過了橋還是一片開闊地，沒有地方可以隱藏。

這一帶地形他是非常熟悉的，他知道在大河邊上有一片亂坟地。他想，或許

可以在亂坟地裏找到隱藏的地方。

他一口氣向前跑去。

後面的響聲更大了，敵人已經越走越近了。

周森林跑到亂坟場前面，四下一望，却不見有什麼地方可以隱藏，那些坟包都是平塌塌的蹲在那裏。

忽然他一眼瞥見在那些亂坟中間，放着一具毀爛了的棺材，棺材上有一個洞。他急忙跑到棺材面前，把身上那個沉甸甸的包袱解下來，一下子就塞進那個洞裏去。隨即他就毫不遲疑的向河邊上跑。經驗告訴他，這時他只有藏到橋底下，才能把自己隱藏起來。

一下子他就想跳到河裏去。可是突然又停下來。他想，河裏冰結得那麼厚，萬一自己在水裏凍死了，藏在那棺材洞裏的金子怎麼辦呢？

他急急忙忙掏出一本日記簿來，揀了一張空頁，拔出鋼筆，寫了「金子藏在南邊第三具棺材洞裏」這幾個字，接着就把它撕下來，摺得很小，放到皮夾子裏

去，把這皮夾子藏在內衣袋裏。

他想，萬一自己凍死在橋底下，將來團部一定會來收屍的；這樣，他們一定會從自己的身上發現這張紙條，去把金子尋出來。

「撲通」一聲，他朝着橋底下那厚厚的冰塊上面跳下去。冰面立刻裂開了一大塊。他把身體盡量的縮進水裏去，只讓頭露在外面，緊靠着橋樁。刺骨的冰水包住他的身體，他全身肌肉都緊張起來。

約摸過了十幾分鐘，馬蹄聲近了；一會兒，橋板上便得得得的響起來，敵人過橋了。周森林讓全個身子都浸在冰水裏，雙手在水裏緊抱住橋樁，仰着頭，從橋板縫裏監視着敵人的動靜。

敵人的馬蹄在橋板上不斷響着。橋上的積雪被馬蹄踢開了，從橋板縫裏落下來，掉在他的臉上，掉在他的眼睛裏。他一動也不動。

一會兒，馬蹄的聲音沒有了，接着來的是人的腳步聲。周森林想，這回是敵人的步兵在過橋了。那腳步聲非常急促而零亂，一聽就知道，由於長途行軍，敵

人已經走得十分疲倦了。

天已經全黑下來，可是，橋上的腳步聲還在連續不斷地響着。周森林全身浸在冷水裏，水刺得他全身骨頭發冷。漸漸地，他的兩隻手在水裏凍僵，抱不住橋樁了；身上的棉衣因為浸足了水，重了，人就要往下沉。他咬着牙齒，兩手使勁的抱住橋樁，極力不讓身體沉下去。

橋上的敵人約摸已經走過去了千把人，可是腳步聲還是不斷頭。

漸漸地，他身體被凍得僵硬了；全身的血都凝固起來了；抱住橋樁的兩隻手鬆了下來，身體只是向水裏沉下去。他極力掙扎着，掙扎着。可是，他全身僵硬了，知覺也失去了，只好讓冰冷的河水淹沒了他的頭頂。

醒過來的時候，周森林同志一眼就看見有許多人圍在他的旁邊。他不由的一怔。他模糊地一想，我被俘了！於是他馬上就又閉上了眼睛。

眼睛剛剛閉上，他立刻又想起了藏在身邊的那張紙條子了。

「這張紙條怎麼也不能落到敵人手裏去。一定要趕快滅跡！」

他想伸手去掏身上那個皮夾子，可是，他膀子僵硬着，動不起來。

他極力掙扎着要舉起手來。可是，旁邊却有個人輕聲喊道：「不要動，不要動！同志，你好好休息一回吧。」周森林一聽這聲音不像是敵人，便又睜開了眼睛。

原來他並沒有被敵人俘虜。他現在是躺在縣游擊隊的隊部裏。

當周森林凍得失去了知覺沉下水去以後，一會兒他就被冰塊冲到離橋幾尺遠的一個冰塊的裂口上面。這時敵人已經全部過了橋，後面縣游擊隊追趕了上來。縣游擊隊發現了他，就把他救活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覺得身上有點暖氣了，膀子漸漸能活動起來了。他就勉強張開嘴巴非常吃力地吐出三個字：「找隊長」。

當縣游擊隊的隊長站到他面前的時候，他就請隊長從他原來穿在身上的內衣袋裏摸出了那個皮夾子，把那張紙條拿出來。

當夜，游擊隊就冒着大風雪跑到那塊亂坟場去，從那具棺木裏把那包金子拿

出來，送到師部去。周森林馬上被送進了後方醫院。到了東風解凍的時候，他又離開醫院回到團部去接收新的任務了。

老俞和小李

何瓊崖

爲了掩護縣大隊轉移，縣委宣傳部部長俞杰同志帶領着一個排，把兩個營的敵人吸引在響水口。

敵人很囂張，倒掛着槍，三三五五的迎面走上來，惹得通訊員小李頭上火星直冒，只是要打槍。可是俞杰同志却非常鎮靜，直等到敵人衝到面前，只有一百多步遠的時候，他才舉起了手裏的盒子槍，細着眼睛，對準敵人隊伍前頭的一個高個子，「砰」的一槍打過去。隨即那傢伙就應聲而倒了。俞杰一面打槍，一面喊道：「同志們，打啊！」接着，一排子槍，就像雨點一樣，朝着走近了的敵人打過去。

敵人亂了，一時不知道我們有多少部隊，便慌忙後撤。過了一會，敵人又摸索着向這邊爬過來了。俞杰同志指揮着大家，仍然像剛才一樣，待敵人爬進開闢

地的時候，又是一排子槍打過去。

就這樣，從天剛亮，一直到下午，敵人不但沒有能前進一步，而且還在響水口留下了許多殘缺不全的匪兵屍骸。

到天快黑的時候，敵人又衝過來了。這時，俞杰同志一排人的子彈已經打得剩不多了，手榴彈也快用完了。當俞杰擲出他手裏的最後一顆榴彈時，他自己突然倒下去。站在他旁邊的小李急忙跑過去扶住他，只見他臉色已經發了白，右腿褲管上浸溼了一大片血。俞杰同志帶花了，小李失聲地叫起來：「俞部長！俞部長！」

俞杰同志抬起頭來看了看自己的一排人，差不多已經全部犧牲了，只有一個年輕的區隊隊員現在還頑強地拿着槍在向敵人射擊。他咬着牙齒，推開扶着他的

小李說：「不要管我，去打！」接着就忍痛爬了起來，順手在一個犧牲了的同志的身上拿出一顆榴彈給小李，說：「看準了，扔過去！」

正在這當兒，忽然眼前閃出了一片紅光。俞杰同志抬頭一望，只見在西南方

升起了一顆紅色的信號。俞杰同志心想：「好了，大隊已經安全轉移了。」

「轟！」小李手上的那顆榴彈扔出去了。接着又是「砰砰！」那個年輕的區隊隊員也在極力的向敵人打着槍。敵人的槍聲停下來了。

大隊已經安全地轉移，俞杰同志的任務是完成了；而且，他料到敵人馬上還會撲過來的。因此，他覺得他們必須趕快離開這裏。

俞杰向小李和那個區隊隊員揮了揮手說：「大隊已經安全轉移了，你們走！我在這裏掩護你們！」

小李一股勁的望着敵人那邊，頭也不回的說：「要走一齊走！我們怎能丟掉你！」

那個區隊隊員也這麼說了。俞杰想，好吧，就一齊走。於是他立刻說道：「向南撤！」

小李把槍插進了腰帶，和那區隊隊員架起了俞杰同志向南飛跑。敵人的機槍又響了，一連串子彈從他們的背後飛過來。

小李和區隊隊員低着頭，架着俞杰向前奔着。

敵人的子彈一直逼過來，突然，區隊隊員「呀」了一聲，手一鬆，倒下去了。他犧牲了，險些把俞杰甩了下來。

小李心裏難過了一陣，但他並沒有驚慌，沒有被困難嚇倒，他仍然使足了全身的氣力把俞杰往自己身上一摺，繼續拔腳飛跑。

他使出了所有的勁，把俞杰摺在身上跑着。跑了一節路，轉了個彎，穿過一片樹林，力氣已經使光了，再也摺不動了；聽聽後面槍聲沒有了，他就在一座房子面前停下來。

俞杰想從小李背上站到地下來，叫小李扶住他走。可是，腳才落地，右腿就痛得要命，他支持不住，一下子就癱在地下了。

小李一面喘着氣，一面去扶他起來，想繼續摺着他走。可是被俞杰阻擋住了。俞杰朝小李痛苦的揮揮手說：「你快走！快！丟了我快走！」

小李怎麼也不肯丟了他一個人走。他又來拉俞杰。

俞杰望着小李通紅的滿是汗珠的臉，知道小李的力氣已經用盡了，再搯也搯不動了，便堅決不要小李再來搯他，一股勁的朝小李揮着手，叫小李一個人走。

小李拉住俞杰的手，想搯他起來，顯然已經搯不上身了，只是喘着氣。俞杰痛苦的望着這個才十七歲的小同志的臉，忽然許多過去的事一齊湧上心來：他想起這個站在他面前的人，兩年前還是一個皮包骨頭的青年，後來自己怎樣認識了他，他怎樣向自己訴說了他苦難的身世，他又怎樣拉住自己的手要求參加革命工作；後來他怎樣成了自己的一個小通訊員，怎樣的在革命鬥爭中一天天變得堅強了起來。……今天在這場戰鬥當中他又怎樣的表現了他的勇敢。……兩年前的——個放牛的野孩子，今天已經鍛鍊成一個戰士了。想到這裏，俞杰心裏不禁一陣喜歡，連腿上的劇痛都忘了。

然而眼前的情況是緊張的，不容許他多想這些。敵人已經發現他們，可能馬上就追上來。現在他和小李必須立刻離開這裏。

他自己是不能走了，他不願爲了他自己而連累着小李也走不了。他望着小

李。心想：「別的人都犧牲了，小李還活着。小李現在正年輕，很勇敢堅強，在明天後天他會消滅更多的敵人，爲革命做更多的事情。爲了命革，我應該很好的愛護他，讓他將來爲革命立更多功勞。」這樣想着，俞杰就用很堅決的語氣命令道：

「你快走，小李！不要顧我，快走！」

小李一股勁地把俞杰扶起來；他還想繼續攆着他走。小李怎麼也捨不得把首長一個人丟在這裏。可是俞杰只是朝他揮手，叫他走。他急了，不知怎麼的，鼻子一酸，眼淚就掉下來了。

忽然，從樹林那邊響起了槍聲。俞杰心想，敵人已經從後面追來，應該趕快離開這裏。他立刻用命令的語氣對小李說：

「小李，你趕快走，一直向南！你還年輕，革命需要你這樣年輕的人。你應該聽我的話。你不應該只是對我忠實，你應該對革命忠實。革命還非常需要你。……你快走！……你放心，我是不會做敵人的俘虜的。……」

俞杰一面說，一面從身上掏出了一包文件和幾張華中幣，交給小李道：「這裏的文件和鈔票，你拿去交給縣委；你告訴他們，這錢是我繳的最後一次黨費。……」

小李一面伸手去接，一面扶住俞杰，抖顫着聲音說：「俞部長，我扶你走！要死要活都在一起！」

俞杰用手去摸着小李的肩膀，沉着的說：「不要難過，你要記住敵人的仇恨，記住犧牲的同志們，更好的爲黨工作。」

「……」小李抽咽着，拉住俞杰不放。

「兵兵兵！」槍聲從屋後面響起來了，敵人已經追上來。俞杰猛從小李腰間抽出了手榴彈，一面揭開保險蓋，一面大聲說：「我命令你，快走！」

這時，小李的心忽然一動，現在他手上正拿着俞部長的一些文件。爲了這些文件，他應該聽了俞部長的話，趕快離開這裏。

他心一狠，把文件和錢藏到袋裏去，丟開俞杰，拔腳就跑。